



文旅山东

青岛影视小镇陆续涌现

光影“魔法棒”让流量变“留量”

□ 杨立岩 王学义

近日,电影《河边的错误》带火了江西南丰县;《消失的她》带火了重庆的“莫沙灯塔”;而年初热映的电视剧《狂飙》带火了广东江门市……影视剧带火取景地的故事不断上演。

青岛莱西市南墅镇作为影视取景地也火出了圈。电影《无形猎手之危险游戏》刚刚在这里完成拍摄,计划2024年上映。迄今,已有40多部影视剧在这里取景。在这些作品中,几十年前的老矿区、旧厂房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南墅镇不单是电影取景地,也是一座正在崛起的影视小镇。在青岛,像这样的影视小镇陆续涌现,明星、剧组络绎不绝,光影的“魔法棒”给这些小镇带来了神奇变化。

打造特色“风景线”

影视小镇是特色小镇的一种类型,一般由影视拍摄基地、影视城等发展而成,兼具影视和旅游双重功能。不久前,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布了全市影视拍摄取景基地认定名单,共有20处,风格多样,摇曳多姿。

比如,原汁原味的“年代感”。原来的工业小镇,如今成为给年代剧量身定制的“超大影棚”。在位于莱西市的青山湖影视基地,老国营矿区被完整保留下来,有老车间、办公楼、职工宿舍、医院、工人俱乐部、招待所、幼儿园等,面积达4035亩。场景如此丰富的老矿区,放在全国看也算得

上是“稀有资源”。

比如,长城脚下的“田园味”。青岛西海岸新区的杨家山里片区,紧靠齐长城,风景秀丽。早在1975年,这里就拍摄过电影《库区人民学大寨》。这几年,当地对老街老巷进行了修缮改造,并利用良好的自然生态以及独特的库区地貌,拍摄了众多影视剧。在这里,能看见《温暖的味道》中的大槐树、村委会、阳光超市、谷仓,还有演员靳东打理的小菜园,引得很多游客慕名前来打卡。

比如,山海之间的“梦工厂”。在青岛,“东有灵山湾,西有藏马山”。藏马镇规划了古装拍摄区、欧美街区、民国老北平街区等板块,用心建街造景,瞄准大片发力。《封神》《鬼吹灯之天星术》等曾在这里拍摄。2022年,影视城预约、接待看景剧组34个,拍摄《巨蟒袭城》等影视作品及创意短片、广告视频、综艺节目等22个。

这些影视小镇与当地特色紧密结合,孕育着梦想,成为亮丽的风景线。

编织乡村“振兴戏”

影视小镇所带来的不仅是风景,还有由内而外的改变,为乡村振兴编织“好戏”。

助产业走上“转型路”。影视属于朝阳产业,能对产业转型升级产生拉动力,特别对一些资源型城镇来说,更是如此。宁夏石嘴山市的石灰井小镇,过去因出产“太西煤”而享誉国内外,但随着煤炭资源枯竭,这座小镇日渐衰败。随着《万里归

途》《我的父亲焦裕禄》等一批影视剧在此拍摄,小镇重现生机。莱西市南墅镇有大量石墨矿石资源,上世纪80年代,这里就是“繁华地”。石墨矿产后,影视让这里找到了出路,新的产业集群正在形成。

给小镇配上“聚光灯”。影视能为城市带来巨大流量,青岛市区的八大关、中山路、珊瑚贝桥等,早已通过镜头而为人所知晓。现在,影视小镇“出圈”,成为一个城市重要的流量入口。目前,胶州的影视基地项目正在建设中。此前电影《丘比特烦恼》已经让很多观众感受到了少海风景区的优美风光,领略到胶州秧歌等传统文化,提升了地方知名度。

让农民端上“影视碗”。影视产业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给农民带来实打实的好处。一个中小型剧组,人数一般在40到100人,拍摄取景动辄一两个月,既能拉动消费,也能创造就业机会。不少村民,农忙种地,农闲演戏。在青山湖影视基地,卖烤地瓜的刘大爷乐得不拢嘴,“我一个半月赚了12000元。”

影视产业激活了一池春水,原本寂静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

做好“长红”大文章

“影视+旅游”为取景地带来了商机,但要想“长红”,还得多措并举,做好“大文章”。

给风景接通“文脉”。好山好水确实让人爱,但风景优美的地方有很多,如何才能“不可替代”?如果把自然风景和地方文



化结合起来,又保持独特韵味,往往能极大地提升吸引力。凭借热播剧《去有风的地方》走红的大理凤阳县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既靠近洱海,又有茶马古道文化加持,且古风犹存,所以热度一直不减。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铁山街道杨家山里片区努力发掘齐长城文化和红色文化,用文化积蓄后劲,让影视之路越走越宽。

为发展夯实“地基”。影视是综合性产业,与交通、住宿、餐饮、购物、文娱等产业关联度高,完善基础设施十分必要。宁波象山星光影视小镇通过引进影视制作、演员培训、影视器材等企业,让小镇形成了完整的影视生态体系,周边也发展起民宿、餐饮等行业。而除去自有配套之外,当

地还与天台、奉化等24个外景地签订合作协议,最大限度为影视拍摄提供服务和便利。

让流量变成“留量”。调查显示,国内单纯的影视取景地大多只能火几个月,随着影视剧热度过去,流量红利也会逐渐消失。要趁热打铁,及时承接住流量,并使其延续下去。比如,可以利用影视元素搭建丰富场景,增强沉浸互动,让游客融入情境中,不断形成新热点,增强对游客的黏性。

影视小镇,大有看头。星罗棋布的影视小镇,是一簇簇跳动的火苗,是一个个绽放的梦想。灵感之火让城市好戏连台,追梦之人也定会梦想成真。

非遗传承



独具沂蒙特色的溜山梆子

□ 卢昱 王守伟

流传百年的传统戏曲,年过古稀的民间艺人,口口相传的词曲唱腔,发源于临沂市兰山区汪沟镇的溜山梆子,在民间老艺人的坚守下,正探索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弘扬与传承之路。

伴着板胡悠扬的曲调,一句句优美细腻、委婉缠绵的唱腔,让人不由得陶醉其中。在兰山区汪沟镇长夫社区里,70多岁的王英义正和溜山梆子乡音剧团的团员们一起研究曲牌曲目。“天天拉曲唱戏的都习惯了,要是哪天不拉上两曲,心里准空落落的。”王英义说。

溜山梆子发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沂蒙山麓,顺着蒙山一带广为流传,其以拉梆腔、梆子腔为曲调,融入民间吹打、说唱、音乐等元素,是独具沂蒙特色的民间戏曲之一,深受当地群众喜爱。早在200多年前,溜山梆子就初具规模,已有剧社演出。

20世纪,溜山梆子曾有过一段鼎盛时期。汪沟镇的大柳汪村、小长富村、东汪沟村、西汪沟村等10余个村都成立了溜山梆子剧团,经典的传统剧目不下百出,每一种各不相同,演出范围覆盖费县、平邑、沂南、蒙阴、沂水等地。那时,十几岁的

王英义就跟随父亲登台演出,所唱溜山梆子极具艺术感染力,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角儿”。

可随着时间推移,溜山梆子在民间的土壤日渐贫瘠。以前大人、孩子都能哼上两句,在那时也偃旗息鼓了,溜山梆子渐渐成为“古董”,被时代大潮淹没。

“高楼大厦拆了可以再建,这些东西要丢了,上哪儿捡回来?”看到红火一时的溜山梆子面临失传,王英义坐不住了。2007年,他约着几个老伙计成立了溜山梆子乡音剧团,他担任团长。

这个“正团级”的“干部”可不好当。剧团排练没有场地,王英义就自己盖了3间瓦房作为活动场所,又拿出老两口攒下的6万多元钱购置服装、道具、音响等演出设备;为了挖掘整理传统剧目,他与老艺人根据原本濒临失传,王英义坐不住了。2007年,他约着几个老伙计成立了溜山梆子乡音剧团,他担任团长。

多年来,王英义一直全力以赴地记录、保护、传承着溜山梆子的每一个曲牌曲目。《五香女》《北海关》《燕王扫北》

《苏贵珍上坟》《桃花庵》……这些传达正能量的好故事,被他全部留存了下来。

如今,王英义组织的溜山梆子乡音剧团红红火火,成员中年龄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也年过六旬。他们活跃在村庄、矿厂、学校等一线,不计报酬与名利,受到了广大农村观众的热烈欢迎。每到春节前后,王英义更是里里外外忙活不停。

为“拉拢”年轻人,每年春节,趁着年轻人拜年的工夫,王英义就拿起胡琴为他们拉上一曲,让年轻人听听。他每年还组织剧团到中小学演出,把溜山梆子引入学校兴趣小组活动,吸引和培养更多的传承人。“这里有镇里免费提供的场所,凡是有想学的,不论老幼,我都免费教。”王英义经常把这句话放在嘴边。

“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了解、学唱溜山梆子,让这些戏曲艺术传承下去。”王英义说,自己会紧跟时代,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非遗传承人培训,编写出更多关于沂蒙精神、乡村振兴、移风易俗、科技致富等内容的戏曲,用乡音歌颂新时代的新生活,尽全力把溜山梆子传承下去。

文史佳话

□ 张依盟

在李莲英之前,慈禧有个心腹太监,名为安德海,颇为擅权。同治八年(1869年)秋天,安德海打着“密派”的旗号,乘坐楼船沿着运河南下。所过之处,结交权贵,公然索贿,无人敢告发。

山东是南下的必经之地,安德海万万没想到,在此碰上硬茬。时任巡抚得知其行径,派人将其拿下。安德海威胁巡抚慎重行事,免惹灭门之灾。巡抚置之不理,飞马快报朝廷,以其违反“太监不得私自离宫”祖制为由,写出要求惩治安德海的急章,列举其种种“僭越”罪行。安德海最终被就地正法并“暴尸三日”,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此巡抚便是晚清名臣丁宝桢。丁宝桢(1820年—1886年),字稚璜,贵州平远(今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牛场镇人。咸丰三年(1853年),33岁的丁宝桢考中进士,此后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岳州知府、长沙知府,山东巡抚、四川总督。近期,电视剧《丁宝桢》在央视热播,让观众看到了一个血肉丰满的“丁宝桢”形象。

位于济南市五龙潭西关帝庙内的西蜜脂泉,是济南七十二名泉之一,因水质甘甜如脂如蜜而得名,相传这里正是丁宝桢诛杀安德海的地方。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丁宝桢的行事风格,有勇有谋。不仅如此,他在任期间,政绩卓著,被称为“清代山东最有作为的地方官”。

在斩杀安德海的同一年,丁宝桢创办了一家新式学堂——尚志书院(现位于济南趵突泉公园东北)。书院不但传授传统儒学,还教学天文、地理、算术等,涵盖社



被誉为“清代山东最有作为的地方官”

晚清名臣丁宝桢

会生活、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还创办了近代山东最早的官书局——山东书局。1871年和1873年,黄河在山东境内两次决口。丁宝桢亲自前往一线,与役夫同甘共苦,修建了长达250里的障东堤,保证了数万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山东为官时,丁宝桢做了一件具有开拓意义的大事。1875年,丁宝桢以“靖海安边”为名,在济南建造了山东机器局,而且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使外洋一人夹杂其中”,制造了一批性能优良的武器,成为山东近代工业的发端。

有一道名菜——宫保鸡丁,也与丁宝桢有关。相传,丁宝桢在济南大明湖一带的村落微服私访时,被一户农做的普爆鸡丁香味所吸引。念念不忘的丁宝桢索性将农户聘为家厨,每逢家有访客必用这道菜来招待客人。后来,丁宝桢升任四川总督,入乡随俗,便有了川味普爆鸡丁。丁宝桢去世后,清廷为表彰其功绩,追赠他为“太子太保”,也作“宫保”,这道菜由此得名“宫保鸡丁”。

济南百花洲有一座老济南风格的四合院,门楼上悬挂牌匾,上书“大宾第”三个大字,为丁宝桢亲笔书写。大宾,是乡饮大宾的简称,乡饮宴最早始于周朝,后历代相沿,到了明清时代,该习俗更为隆重,民众把治家有方、内睦宗族、外和乡里、义举社会、有崇高社会威望之人推荐为“乡饮大宾”。这块“大宾第”匾额便是丁宝桢为一位乡绅题写的,丁宝桢后人、丁氏族委会族长等都曾特地前来拜访过。

清丁宝桢夫人画像,现藏于济南市博物馆。丁宝桢夫人湛氏,在丁宝桢18岁时嫁到丁家。作为丁宝桢的贤内助,相夫教子,对丁宝桢的帮助很大。此幅画像,夫人身着官服,正襟端坐,头戴镂凤金冠,身穿大红官服,上绣五爪金龙。地毯上狮子滚绣球的图案相当精美,足显丁家地位高贵。绘画色彩艳丽,对比强烈,面部描写精细工整传神。

1886年,66岁的丁宝桢病逝于四川。山东父老联名具奏朝廷,请求按照丁宝桢的生前意愿,葬于山东。朝廷下旨:“准葬山东,予山东、四川、贵州建祠祭祀。”灵柩运回济南,士绅百姓“郊野祭吊,军民痛哭”。“一代名臣,国之宝桢”,穷其一生,诠释着他写下的格言“读书岂为虚名误,报国须教俗念空”。